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十四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書一

與趙明府書

月日姓白曩者運會之季曾束髮與吳越諸君子角逐
藝林爭長篇帖伊時便知禹航有趙我惟先生其制舉
文字為鄉邑所誦稱此足下之伯氏也繼即聞足下名

見足下制舉文字亦為鄉邑所誦稱詢之知者曰此向者我惟先生之弟也弟艱於一見邑壤隔矣且向者姓未嘗能去里也嗣則姓漸為隙者所構重罹網罟始輕棄走四方然又不能明明停履屐訪知名士且日與藝林篇什踈矣皇皇者亦何有乎爾頃在湖西稍稍聞足下道姓不置初方疑之既自慚也姓當知足下足下詎當知有姓矣既復道足下好姓者踵至且云暱姓之文時時為蒐羅則更疑夫毛嫵之口不挂穢人炤夜之光

豈容腐蚌姓固何有乃蒙見稱哉且夫魏王賞田父之
玉而許其真中郎愛丘亭之篠而暢其美然而雕工不
見非笛師無以誚者何則超世之資有當乎絕倫之監
也姓寧有是哉乃蹙歸鄉里則真有道足下愛姓者既
而去他所且復有能道足下好姓有徵今而後乃知足
下果知姓乎然而益慚已自幼丁亂離役於衣食暨長
而不齒於衆近則忌姓者必至於殺姓而後已幸愛姓
者引手而救之然自慚薄劣原無伍胥復辜之心而受

吳光客禮之遇遠媿越石繫綬之賢遽申平仲知己之請近鄙徐盧桃達之行復膺胡謝拯援之德何況乃復有足下者臭不却岑味能茹蓼傷仲宣之流離念邠卿為有學此桓譚所為惜遭時虞翻因之感知已也且甦之寡學有為爾窮達雖明何緣誦讀四十之年爪副而盡十年幼穉十年困詘十年甲兵十年奔走孔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斯之謂矣故欲仰觀俯察居平命世出而有為吾斯能信此夙志焉而未逮也若夫摛藝林之

殘言矜篇章之一得庶所幾也然而研精殫思窮高極
遠又無時也然且偶焉著記本無嫌忌撓彼有怒逢諸
龔溺此則宿留有匿癭鉛刀反藏鈍矣且夫足下負非
常之識闡幽揚麗就而言之厥有其人湖西施使君理
學儒者然故有深情其為文作者之雄也杜陵蔣生發
言婉麗歸於正則向褒之善者也乃其人棲棲道路要
為可憐姓里中友有斐然備作述之林而久已物化使
其人尚在士衡太冲之流不足難也今尚存者蔡仲光

字大敬張杉字南士皆篤行君子大敬近著論若干篇
成一家之書要其鴻論偉裁致足可傳也足下知之乎
友人有刻姓詩者初名夏歌集夏歌者以晉時夏統入
洛能歌土風不忘故也夏統姓里人也故以名然其義
未著恐多異解或為夏聲或為函夏竟乃刊去近復有
為姓選刻詩卷此與前足下所見應復有異昔左思賦
三都張華知之屬玄晏為之序他人不知也足下知我
可無玄晏哉敝郡拙選久無覓理昨貴宗棠溪公姓受

恩宥人也云足下故亦需此乃并緘至臨當速岐因風
附白不盡有云毛甦白

謝竺蘭上人書

月日甦白昨者秋首吳江水清有江東王彥字士方者
曾維舟長橋妄投蘭若依象教而隱形感法幢之多庇
緬維高坐諒能省憶今士方辭後不通一劄而西河毛
甦馳書報謝將謂鑒形者不必聞聲而聆音者未嘗接
貌此兩違之道也倘謂辭者一人而謝者又一人高坐

善聽又不當有別識心也去時過定陶以是地有范蠡湖乃為詩云陶朱游子姓毛遂野人名聞者怪之此由謝彼容我者不欲終自晦其所行故微及耳然彼容我者逮今終貿然也高坐聞此莫謂此非非文殊乎向造次之頃又無病瘡非高坐護我幾不能活今又踉蹌走楚豫間轉入湖西誠恐過此更遠或不能通謝遂於外生歸浙道過茂倫裁語叙思一問高坐暨諸聖宣高足近年道狀然自分負高坐甚深不可道也僕素於內典

渙無所稽即經涉獵亦遘大意實不知此中有要妙可
以為身命所祗托也避人以來隨堂行住不無有解然
終以為與吾少所學在嫵微之間譬諸叔嫂遺問帑藏
拾芥應手而却嚮入少林若獻異夢彷彿胡僧探予以
法予告不知飲予以水復告不覺僧乃擠之謂當自省
醒而按行循溪繞流宛夜所見然自分無道置不更念
逮返敝鄉仍違蹤跡聆緒論於雲門感天衣之妙旨晨
昏提闡偶露隙照然而隨啓隨閉比之秋螢翳戀餘腐

明與閨嬪浮沈薄遞返於黑此非薄要典為不足為
亦非果俗情錮滅惛彼不知也誠以少時所習輾轉未
忘亦猶孩提誦讀雖既耄而難去於心兒童把弄雖漸
長而不輟於御也高坐亦憐之否乎先慈產姓時似夢
僧寄以牒者既而惡之祕絕不語暨乙酉之冬衣緇山
中而後喜而微語以所夢謂從此其驗也不寤今已後
乃復輾轉相染倘避人不已當或有再造蘭若者特求
如向時清風戒秋池藕初彫高坐彈琴有他鄉王彥者

扶病請聽則彼一時耳嚮聆妙偈未聽詠吟近竊睹諸
文選有高坐與聖宣雜詩殊過湯休此最可喜幅促有
限路局無窮伏惟損慧略鑒不悉毛甡白

與陸麗京書

甡白昨者別臨江意謂足下還豐城也甡又遷住他所
故過豐城也不意足下乃入黟山從五衍游相傳有沙
門攔當引度之想有此事此際要當有脫絕處甡要亦
同此也特昨相見時有蓄念欲仰決一段逮見輒忘如

是者數雖對有他歡定無容及然過則念之矣恐從此
不復頻見獨念此事又疑不得釋遂臚之耳姓避人時
曾過東陽方記室家其人亦高尚士避姓邑城南五
十里後溪記室曾僦居溪民沈翁少婦出澣衣溪中時
梅雨後初晴婦方體怠不飲食力疾出澣衣衣復攘垢
擱遂無力逮日將指午溪草歎蒸吻燥喉涸行過上溪
十步掬上流飲之歸而患喉痛遂乃重舌重舌者舌本
上有舌下乃重也行路粥醫者療以湯婦頓嘔隨所嘔

舌出長二寸厚一寸薄兩脣外不可錄入舉家驚惶醫
亦不解何等也乃視其醫者則去之矣鄰人追而錄醫
者不聽去二日內藉藉人來觀既而漸煩其人來觀者
婦羞不令與觀必自言能醫乃觀或不審藥者求入觀
詐持杏茗屑不為害可傳食者而後以觀乃或以鉢擲
其舌微窺之則舌本自能動似與出舌不相屬時記室
往觀揀篋中有許冰妄云是吹藥吹傳當愈其所以如
此者實欲得給觀也其觀畢遽歸者畏責效也次日遇

所錄醫者於道醫遽下拜云謝之乎微君吾不復脫矣
遂叩之云早食時仍欲嘔嘔則出舌已斷也錄視如雞
脰脰然至於舌猶故也記室乃不知所為過翁家翁方
瘞斷舌溪上歸手尚把鉏也見即拜呼婦亦出拜婦方
睡起重漱盥出拜拜後乃復索舌觀婦羞不肯記室乃
故給之曰本所以求復觀者為其孽本不即脫有匿形
也即不肯聽之而已何足難者矣婦始懼求觀啓其舌
如平常也向嘗語記室以為詢足下必得其解時有衣

緇者同聽愀然曰豈不詞舌之報乎其人必前身多詞人也姓憶搜神記亦有漢選部郎張君有詞舌過忽患舌腫須臾出舌於口外大無度遇一老翁九十餘攜一少妻來鬻食之病差且云舌下懸好豚實亦不知何等病也其詞報之說或不果然若其病則非杭引毒慰所可逮也豈不危哉吾將求其說也必若以為舌報者足下方隱於緇流當又有說不然則足下聖儒耳無五音奇胲之術恐從此不傳其剖哲之也姓白

報周櫟園先生書

客有語姓者曰生不見鳳凰見南方翠鳥便以為似惑而就之然終以為與意中所擬見者不倫也幸而見真鳳又或以意中所擬太過既見鳳反不若未見鳳之意擬為快姓初聞其言而笑之今見櫟下先生見真鳳矣自此可不見他鳥且自此更可不見鳳何則見止矣昨到汝南署便過息縣縣明府時時來周旋且聞其幕中有人最賢此亦客向所云幸見真鳳者矣特此中乃不

寤有夏贊府其人者與其治賢長者日飲酒往來見甡
而好之其飲酒往來乃遂逾于其平日城之西有息夫
人粧樓遺址遷飲于其側城南五里渡淮有濮公山是
光山縣地或云此濮公仙人之所居也濮公不知為何
代仙人登其山藉草飲酒若有所思如是者十月初不
知彼何所見乃若此此雖不足為先生道然且為先生
道此者以報先生游息事及之云爾日者先生為陳老
蓮作別傳以未備諸隱軼事飲間詢甡甡與老蓮損三

十許歲及見老蓮時已晚矣故雖屬同郡其交老蓮乃
反疎於先生後在秣陵館次書數事付管記都不甚替
思先生表微闡軼汲汲然不遺餘力且必探摭其形實
而後已恐其中未哲負先生意願有以正之退揀牲風
選越詩亦有女氏乞畫蓮一絕句其云庚申三月岳墳
前者正老蓮二十三歲時也老蓮總角為畫便馳驟天
下特以好酒尤好為女子作畫故女妓每載酒邀作畫
是詩實錄也

本詩桃花馬上董飛仙自剪生綃乞畫蓮好事日多還記得庚申三月岳墳前又

一詩期以某時過敝里而以年暮故畏死先期來其中

云老遲五十二年人

本詩蕭山想絕舊時親兼想湘湖
雉尾萼明歲有期今歲往老遲五

十二人老遲者以甲申後更其名悔遲故稱老遲非老蓮

之誤也其五十二年者觀其注庚寅歲也越二年遂死

然則老蓮以五十四死壬辰歲矣至其先人名與字向

因不詳故不敢妄答逮至汝南署金長真使君老蓮友

也間詢之然亦不知其先人名字且并不知其曾為方

伯也適月餘老蓮季子赴京師道汝南特諮之飲間季

子名無名作而曰先君子號還冲諱性學為萬厯丁丑
進士分藩嶺南時同座者若干人皆相顧歎息既罷有
客語姓曰嗟乎老蓮書生耳畫亦藝事然而出於扶桑
入於柳穀疇不知之矣其先人身為方伯名不見知於
郡邑聲不聞於通家子弟然則人貴有樹耳嚮使無可
為稱道者雖富貴猶埃塽也又況乎賤貧而汎汎以游
溘然而死於無何之鄉藐焉真不足比數于人世父母
不必以為子朋友不必以為友前不足與推後不足與

挽賈賈然無所挾持而欲其重有聞於斯世此向者宣
尼歎執御子車嗟美稗也所謂樹椅桐不長不如樹檉
畜鸞鳳不生不如畜鷺也甞時聞此言泣然而悲也若
老蓮為待詔則在南都後其先止得為舍人耳以向時
所答有牴牾故復及此甞頤首

復朱朗詣書

僕選越詩末及閨秀此猶文選取班姬玉臺載徐淑也
其稱祁中丞夫人為商夫人者夫人本冢宰公女名景

蘭字媚生蔡大敬語僕以為夫人茂壺範為忠節名臣
德配其字艷不足隆稱述考古原有稱夫人例遂妄列
之曰商夫人實不知其稱之有是否也甲向與僕書辨
僕選甚博曾不及此一節既聞以原書示人遂增入云
祁中丞夫人而乃稱商如中丞何矣僕無學於古文都
不能記憶然嘗讀漢書高帝戚夫人文帝慎夫人孝武
王夫人李夫人邢夫人尹夫人皆以生為氏者他若三
國吳謝夫人潘夫人晉諸葛夫人謝夫人其最著而以

詩見傳如今人所識閨秀若隋時候夫人唐時樊夫人
歷代而下不更僕也甲縱不屑道史書且或謂宮掖所
稱與外有異然三國志有說書家本人人悉能道而曹
公破虜玄德雖自尊未稱帝也演義不云曹公丁夫人
卞夫人劉夫人孫破虜吳夫人劉先主孫夫人甘夫人
糜夫人耶晉王丞相婦曹夫人謝太傅劉夫人此彰彰
者又謝太傅嫂王夫人謝朗之母太傅嘗曰家嫂情詞
慨惋恨不令朝士見者不必深通淹貫亦知之也晉史

王汝南娶郝普女王司徒娶鍾徽女婦人集曰鍾夫人有文才其詞賦頌誄行於世世說曰東海家則郝夫人之法王右軍婦稱郝夫人桓修欲襲玄庾夫人曰不忍見行此事庾夫人桓冲妻也羊耽妻辛氏有辛夫人傳顏氏家訓曰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葛洪神仙傳曰樊夫人劉綱之妻杜甫丹青引有云學書初學衛夫人註一名為衛一名為櫟要之晉汝陰太守李矩妻也乃何故稱衛若謝夫人則王凝之妻名道蘊亦閨秀諒

所深曉然晉書世說並稱謝夫人如云桓南郡問謝夫人又云謝夫人命婢肩輿抽刀以出又曰王江州為孫恩所害謝夫人嫠居又曰王凝之謝夫人既適王氏是也若世說又稱王夫人有林下風氣此對顧家婦稱特變文耳夫陽之紹陽合於所嬪統陽也陰之從陽必著所自析以陰也故陽可統陰以傳而陰必不得冒陽以著至若世所習傳唐張夫人閨秀也有拜新月諸詩然是吉中孚妻也而稱張夫人此吾所以例也唐時婦人

之貴無如苗夫人苗張延賞妻然反無稱張夫人者杜
祁公婦稱相里夫人相里其姓矣晉王李克用婦稱劉
夫人然不為無晉王韓魏公婦稱崔夫人王荊公婦稱
吳夫人如云韓魏公崔夫人亡又云王荊公知制誥吳
夫人為買妾至宋元閨秀所最著者則莫如孫夫人耳
孫為秀州文學鄭文奎婦今詩餘所稱亦曾有稱鄭夫
人否乎夫詩餘所稱與詩選所稱正同此又可例也若
東坡婦王氏則志林后山詩話諸書皆稱王夫人東坡

頗知名乃不稱蘓夫人何也或曰古以女別氏如夏之
似商之妣譽之訾陬漢之史皇孫皆是也此不深論若
契母稱有娥則高辛後娥氏也稷母姜嫄自非周姓王
季妃稱太任詩曰摯仲氏任任姓也以中女稱仲任此
如魯稱吳孟子晉稱季隗三國吳稱大喬小喬者他若
孔叢子稱衛文子內子死復者呼臯媚女復而子思以
為婦人宜氏不宜字又云婦人于夫氏以姓氏稱此由
誤認莊姜棠姜等為夫氏而以謚為氏故以云此孔鮒

臆說也考之古文俱不然如詩稱爰及姜女左傳稱夫人姜氏如齊公羊傳稱邾婁顏夫人有國邑俱無及夫氏者此亦不深論至如近世所稱何足為據晉韋逞母宋氏封宣文君此亦博通經籍授生徒如所云閨秀者當時稱之曰韋氏宋母使令人為此必以為韋母宋氏之誤矣甲不深論古而好為譏彈必劉雉稱制李璽議禮然後行此也聞尊選亦及閨秀且聞尚未竣足下淹雅定不惑其說然為足下璚璫者欲見時為我道此也

何如十一月四日

答張梧書

月日信到達離有年東西南北未審所在忽獲良訊從
長安來且驚且喜向聞足下已去嶺表年前復時有異
聞遙接耳際兩地回皇四望紆鬱今審無恙矣僕避人
以來曾走宣城信宿良寓足下豈知之踰年令嗣君還
山陰復遭僕避人在令兄宅白魚潭上夫幾年竄足隨
地易輟而必無他人居止可因此雖途之窮然亦驗僕

之所親必無有踰於賢伯仲者也凡此者皆藏之中心不能通謝今奔走稍定終以多所負累難遽還里汝南金使君吾所依也官舍爽塏有似郝公草堂之成乃過裴冕但當俟使君遷去便應南還顧竊自量以有用之年消磨殫矣生世有限會合無期是用痾痛乃反覆來訊似汗漫天涯瞻烏未定室家流寓棲難有待令兄南士尚滯遠道以情而言共罹斯苦夫三春紅藥不能慰將離之思中夜白鳥未足阻懷歸之志何則梓桑之陰

嚮晦不能寔燕飢之嘻涼飈非所改也是以陶令在官
尚有微辭仲尼適陳不無三歎往者僕嘗學操雅慕楚
妃中道悲歌比踪王豹今且效莊舄之吟以自好撫鍾
儀之操以長思是豈舍大雅而嗜纖音尚哀彈者輟豫
暢哉誠以志有所在指不能違思之所臻矢口有漸也
然則僕願足下亦唯聽越人之歌操南人之音而已矣
來訊委曲因附白答卑言無當更須嗣好某再拜白

與王綢論勿正心書

夫考詞析句無當至理抽象飾辨非以成訓僕少失談
義長鮮管見背孔不敢依釋亦未向謂正心須有專功
倘隨泛應定罕精詣譬如取燧於陽銅而迎機於畫鵠
偶然移軼前功皆虛此實操存之大端非復循情之眇
議也而說者謂閑駑求良必不得良籠鶉止鬪未為無
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心若可正便為助長助長之病
便淪釋訓夫儒以汎應為功而釋以專求為學僕滋惑
焉夫僕所謂正心者豈真把血肉之藏枯神明之動哉

流水之直也非手指所能揉而繩刀所能削也然而嘗
直者絕其枝而已火之炎上而無所於曲也非能扶持
之矯第之也定其搖之者而已如謂燎火於風而任水
於濫必無所回袞而後為儒者之動應則是已縱馬而
嫌其奔既驅鷗而憎其飛也義之正象也先持其樞匠
之正木也先端其矩人之正心也先操其功必云心本
虛靈不應有力則視藏於目安所收視聽冥於耳無容
返聽也然而鄭衛當前而奪之青黃雜出而炫之矣且

大學不云正心乎孟子不先云必有事乎以為心無所為自然而已若有所為即目為釋則釋有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自然矣釋無所操而今謂儒無所操釋為自然而今謂儒為自然吾不知孔子所謂操存者必應物而後能操乎抑亦有操之于未應物之際者也如必應物而後操則是不應物而不操也如不應物而不操則是心可有不操也且夫書詞之句讀亦異矣必有事焉而勿正趙岐句也心屬勿忘別為一句今乃并正心

讀之雖舊有是然不可從耳嘗憶少時讀禮記云我欲
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躍然而起疾告母曰兒
今知讀魯語矣夏禮吾能言但五字耳其云之杞不足
徵蓋嘗往杞而無所驗也母叱之曰中庸曰吾說夏禮
杞不足徵也則何謂也吾見子離經畔義自此語始矣
後聞人有授孟子者有云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或怪之其人答云子不讀楚詞耶楚詞云呂
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漢王叔師註之云太公避

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盍往歸之至朝歌道窮困
遂鼓刀而屠或乃噓云審如是則孟子已訟之久矣其
人曰何也曰不聞孟子之訟辭乎雖無文王猶興安必
丈興哉時聞者多人各掩口去然則子之讀孟子何以
異是

復沈九康臣書

累接來章并諷妙句知文衣在御猶戀烏裘炙轂爭先
不遺窮轍所恃子雲待詔筆札是好東方執戟阻饑無

恙是為慰耳昨者子長漫游長安寓情賦物登樓四望
雅似仲宣研精十年乃思玄宴推其意旨非謂藉此標
榜當有所過祇以游子流離遠道同茲顛沛曲借遐訊
慰我淪落乃自春徂秋中間遷隔偶愆裁叙竟乖報詵
頃始因風有所寫寄陟接米示乃知秣稜之書未經棲
目山陽之笛居然在耳探懷袖之攸藏痛音徽之未滅
而徐生所著其文尚在滕王餉序至今未見夫以僕遭
逢當此疢瘵雖使故交通顯榮問日接猶且過楊侯之

丘多所記憶挹黃公之酒不無浩歎況以知交零落之年加之遠道棲遲之頃自分顛顛應先朝露而斯人無故隕為秋草則梁生之殯異地堪憐任咸之寡同儕所念又況乎覽長途而悲薛收之亡睹遺文而悼孔璋之逝者哉曩時延陵貽劍失之生前今者西河贈篇遲於身後死而有知古今同痛茲巧足下焚前寄序復誦是書非敢云巨卿之信能紹前期庶幾效樂公之哭猶為反命而已

與秦留仙翰林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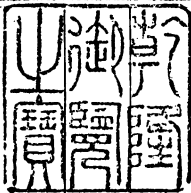
四月十三日姓再拜白留仙足下無恙隔侍以來書疏希濶比聞東野仍赴徵請爾時車輦定應就道然猶寄是者恐緩去通德或亦家人道達不乏郵置是用略展數言以回一聽昨在高齋酒深燭微崇譚反幽梁溪主人與婁東學士互沂前朝好言隱事醉者振巾醒者促鳥此時此景雖踰年曠祀當復不忘然而雞號散車就暗解箆方邁東光已越南沂既乖前期復謬後會是豈

心鄙清流情甘澠跡哉山獐去檻見華楯而驚其心野
馬未羈望垂旒而懾於色也渡江之後亦歷時地然且
徘徊潁上紆徐濠右或乃經旬尚沮或至彌月不去今
在淮西已三年矣生平好狎且喜音樂偶聞啁哳佇路
有待尋嘗邪許蹋地生憶往過浦口豪客王生年垂七
旬尚能為縵聲長吟隨之江樓集諸所善更唱迭和凡
徹三宿暨乎既去猶復回諦近所依者淮西金使君耳
亟嘗留娛每令聽歌吳哀楚豔不弛耳目去冬雪夜閒

堂設伎層裊疊幕標燈環炭中有所演年既妙今意復
優好致極弄中妍生夔外賓朋悚詫臧獲駢嘆頑豔同
思娛憂均感此固斯地創遇亦或邇歲罕邁乃訊所由
來家本夫椒少好謳彈擅白雪之佳名其部本名白雪拊紅絃
而自惜爾乃初延韶譽中丁淪落小吏挾之而趨府將
軍劫之以還鎮是故賞其有技而哀其不逢為之拔起
汙涂倪諸畧獲暫厠他部仍還故里僕既淪落與之相
同而歸來無日於其行也南望遷延若有所恨是時平

橋雨過樓前日薰柳花飈園芍藥墮地眺汝水之回波
望平原之迷離紅亭東去白日將斜青草西頭紫騮猶
住乃徐起哀彈更為變曲亦既窮極眇備茲煩怨乃
復歌南浦之詞詠東歸之什新聲謬迷繁縵綢繆僕夫
為之睠顧去馬于焉却秣游子望鄉而增歎行人停車
而雪涕當此之時雖使趙王歸里東平返國少女乞文
魚以還澗太子視烏頭而出關西河在望吳起將旋北
關巍然梁生不去就其所感又誰不仰視南浮俯憐東

逝者也僕本不文況當臨岐造次裁付言辭舛忤無足
起予但區區之意重有輶輶且恐其人歸後仍致失所
是為相聞亦欲暇時一賞其技且為語同好有所引也
其人唐姓使君瀕別乃有贈字要之猥瑣無理全藉昭
晷因白不備



西河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十五至
七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_臣金學詩

謄錄監生_臣張同異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十五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書二

復沈耿巖編修論大學證文書

某復某不量作大學證文一書非謂於古學有所窺見
祇以本文同異不無擬議因竝列其文以俟後人之取
擇而書辨通博多所發揮且未嘗以尺寸見示但于講

學之日密鏤其文以為與某論證文書遍布同學遲之遲之然後以鏤文下寄則似乎有意暴某過矣但從來主客相難必先通彼我之意使客指瞭然而後徐折以主說今足下所難似乎不通客意者客意且未通何有于辨如某論朱子補傳正謂即事物可觀心性而朱子二之故某原文云使格物所補或如程子云格物者莫若察之于身如朱子平日云格物者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求其本末是非之極致則反身即修身為本求本

末即知本知先求是非即明理別欲入何一非聖學要
功而以曰正事曰去欲一啓後儒之紛紛也哉乃曰天
下之物曰即凡天下之物不無稍汎故曰世有即事物
必觀心性別無講事物以明心性者此正是鄙意而足
下乃以事物心性不分兩截嘵嘵致辨則先昧客意矣
且某列原文極言格致正以為修齊治平之事原裕于
格致誠正之時故此時格物必如宋儒黎立武明儒王
心齋劉念臺輩確言格物即格此心身家國天下之物

致知即致此誠正修齊治平先後之知則直捷了當竝鮮疑義惟其不然所以咨嗟也而足下仍以事物心性籠統說去既不會大學原本與朱子改本之殊竝不審朱子格物與諸儒格物毫釐千里之謬但云事物心性不分兩截問其所以不分者則曰欽明文思堯之心性有然而心性之實曰九族曰百姓曰萬邦濬哲文明舜之心性有然而心性之實曰五典曰百揆曰封山濬川命官考績夫以事物為心性之實則心性根荪反在事

物固屬未合然其云事物而及九族五典諸條則九族即家百姓即國萬邦即天下慎徽即齊時叙即治昭明時雍與封禪命考即天下平是仍以家國天下為物以修齊治平為事此正某所引元中子及心齋叢山諸說而以此為朱子致抵則試問朱子格物是格本末之物致知是致先後之知否夫析理如擘肌如櫛毫如割原蠶之絲貿者分之擾者理之蒙昧者縲掣之使言之有要聞之有會行之有捉搦是所貴乎論也如籠統如

鵲突如不了當如半明半暗如似是而非則彼我之情
原未了徹諸家意指全失審量而欲以一言之下渙然
冰釋難矣且夫持守涵養先儒原示為大學首功其不
能責之小子者非私言也足下謂二童灑掃其恪恭者
即為持守亦即為涵養而浮動者則否則試問此持守
者為持守灑掃乎抑別有持守乎如持守灑掃則恪恭
與浮動者但以勤惰分優劣耳未嘗曰恪恭者灑掃而
浮動者即却而去之也至于涵養則未聞習慣灑掃謂

之涵養灑掃者倘以為灑掃習慣則此中涵養自然可
加則又另一事矣蓋論有頭緒朱子謂小學中涵養純
熟則于大學格物時自能分別理欲則竟以涵養用敬
之功責之灑掃應對之際未免於學者功力有所難循
故以為言若仍如足下所云則灑掃習慣便欲其分別
理欲則仍是孩提神聖囹圄鶻突之詞而足下乃遍引
胎教始生與稍長成童諸學刺刺不休則少儀幼學自
古有之何嘗謂孩提不可教耶凡論有鋒穎必須相當

今人所謂對針也夫孩提必須教足下知之某亦知之
某但曰孩提必須教特非涵養耳而足下仍曰孩提必
須教則驢頭馬嘴矣至于僕謂小學者書計之學非小
子之學亦厯考兩漢以後所記小學諸蹤蹟而後言之
非謂三代以上原無幼學夫伏氏書傳所云致仕之臣
朝夕坐塾門而教出入之子弟非幼學耶特不名小學
耳蓋小學者本天子諸侯世子之學故大戴禮記以小
學為太子所學之宮而王制所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

則諸侯世子之學而士庶小子不得與焉有謂天子之學小學在外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固已非義而至於八歲入小學亦惟天子之子有然降而諸侯則已十有三歲矣伏氏書傳所謂十有三年而入小學二十而入大學是也則毋論諸侯而降士庶之子竝無小學即有他學如所稱里舍塾門者亦未知其年齒何等而槩曰古者八歲而入小學此是何說且未聞天子之世子與諸侯大夫之元子猶然執灑掃習應對者也必曰小學之

節灑掃應對至厯引經傳以至於陳仲弓陶元亮門生
兒子將車舁籃諸事非不該博然而認朱作墨指雄為
雌未免失據然且繙引匆匆以譌亂真夫文王世子未
嘗有小學文也疏義所引特以東序為大學而旁及之
而足下謂小學之名見于王制與文王世子此必見註
疏鏤本誤以小樂正舞干為小學正馬氏通考坊本誤
以小樂正詔之東序為小學正而又誤之者也夫鄉縣
鄙鄴里社黨塾皆有幼學足下謂載籍所傳除小學外

竝無其地與其名此由未深考而至于漢明建四姓小
侯之學正諸侯之學唐高祖建小學與宋寧宗置諸王
宮學則皆使皇族子姓與功臣子弟就學其中此正天
子諸侯之學而漢唐以後或因或革不可蹤蹟惟就戴
記白虎通與漢書藝文食貨二志考之則小藝小節端
有定指故食貨所志尚曰五方六甲書計之事而藝文
則專指習字蓋以三倉爾雅方言枝甲皆屬字詁而宋
立書學則專習篆草三體文字而兼及說文字說及爾

雅博雅方言五書則爾雅博雅五方六甲所謂書數方
名者皆統之以字學蓋小學所用本為天子諸侯之學
而小學所習則為字學故後魏江式所云太子八歲始
入小學而保氏教以六書者此真截然之言無所岐指
而世誦其文而不之察也至謂後魏孝文曾立四門小
學引以為抵則亦知後魏立學始於平城爾時以書籍
未備專立之為蓄書之地故嘗改國學為中書學則正
與字學書學相表裏故孝文于遷洛陽後立四門小學

以大索天下遺書而其後置小學博士員四十人此正
小學即書學之証而足下漫引及之則亦思當時博選
天下儒士以實其中者學士耶抑兒童也論古須有本
亦須有識某之淺陋世所共知祇以鄙意未明必藉往
復故疎妄及之尚乞高深益我未備憑復悚息

與王履菴進士辨樂字書

僕于字學原無考索間倣碑碣徒豔書寫曾未遑於四
體六義有所研按特如來旨謂樂字句下便乖字理則

不謂然樂具絲木以云罷也然悅心曰樂且用表姓既不關罷何所需木夫字之下曲者楷書勢也若以篆勢則不特木不句下凡字中直樹亦安有下曲之槩如鉤鉞者乎今楷書類句下此何說乎假謂木根入土不宜曲則水流至地獨宜句乎且門具兩闔未聞左樹而右槩也同以契合而旁引偏墜罕有取正此在王次仲鍾元常輩初造楷者不一見及而今人及之亦可駭矣且古篆隸草四體判然右軍論書謂宜有八分章草入楷

字中此論書寫形似則然非謂於句畫波點中當從說
文如今人所云也前人制作後無不易四體既判楷絕
于篆譬如黍已為酒無復黍情布已更錢寧備布象今
為篆文者不庸泥古作草書者未聞按楷而獨於楷法
推詳說文律以原委則試問大篆從衡何不假古文之
蟲跂鳥飛草聖抑揚何不假佐隸之砥平繩直是必裁
網幘者象雞斯製兀椅者法茵席然後可也秦符堅饗
羣臣賦詩姜平子詩云丁字直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

臣丁至剛不可以曲且曲下不直之物豈容上獻遂擢
高第明焦竑譏之有云莊子云丁子有尾若直不曲乃
古下字也堅與平子正不識一丁者耳予謂焦竑學古
不深強解人事夫謂丁子有尾者非尾曲也即以古篆
說文觀之無丁子而縻尾者也禮記解云人在一上為
上人在一下為下則明下本從人與丁尾別耳且古下
為二未聞為丁今人字學不如古人而一縻之辨則必
在王次仲姜平子上然則次仲之造字反不逮今人之

得一牒吾不解也

再復王進士書

接復甚具且謂創者之略不如述者之詳語甚次第且
凡事有本雲初之本高曾雖大懸遠終有肖處誠然誠
然然而天下有通方之識不拘於墟者如樂從絲木為
事從白為聲源本瞭然此通方之識也謂樂之本不下
曲絲不右點則拘墟之見也篆鮮點矣衛夫人王逸少
下皆端心點畫今樂備絲木人但知木不下曲而不曉

絲不右點抑何漏乎夫許慎撰說文自為篆體王次仲造楷法自為楷體體本兩截勢非一致且造楷所始其同在東漢者如師宜官梁鵠魏武鍾繇輩皆是也謂創建草昧而踵事增華亦誠有之然豈有作者反不知源本而數千年後獨能得所由來之理無論漢魏所傳迄于宋元其鎔金鑿石彰彰目睫無一如說文所云若今洪武正韻六書正譌諸字書者即以其自所深信如木之櫟者言之往往矛盾如木不曲末以為根也若耗之

為毛則亦以草根入地故象為毛然而曲末何也枝出
為柯以其直也故斧柯名柯亦以其直乃柯反下曲至
料之為樛爾雅云下句為料此亦何難于一曲不曲何
也夫楷之變古不特句畫有殊而繁簡全別故衛恒楷
書勢曰蠲彼繁文從此簡易又曰隨事從宜靡有常制
故游之為游則逗草聖於中方秘之為秘則借行書於
示左字偶從略則損聲為声而不以為減字偶好冗則
增兩至麗而不以為侈何則楷體然矣故古人作楷不

特臨文為然即偶然折白俱與今異吳薛綜為僕射與蜀使拆字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說文吳下從天音又而乃曰天此與造楷時未甚遠也至北魏孝文覆習字曰三三橫兩兩縱若以曳擦概之則羽中複曳皆左戾也左戾非橫且習下從白豈有見三橫而遺一戾者乎則豈孝文甄琛李彪王勰俱不識字必待之今之為字書者乎至若羅首為罔而隋帝以羅羅為四維恭下為心而晉童謡以王恭為黃頭小人他如梁何敬容署名

稍異而陸倕譏之有云公家苟大父亦大此以敬字大
押左容字大押腹故云然耳夫敬左從著非苟也容下
為谷不聞為父口也而敬容書之倕讀之而兩無所過
且石晉與宋有避敬字諱而至易敬姓為苟姓為文姓
者矣使據說文則敬左非著敬右并非文也乃文彥博
之氏文敬易之矣世之遵說文者徒以正韻所限制舉
攸繫故用兢兢而不知者遂以為楷法宜然因羣起而
咻之甚至踵為字書增華不已而不知楷法之亡竟亡

於此天下之以制舉為文安有文以制舉為字亦安有字也再白

三復王進士書

三讀其矣然而仍有不得已者僕惟不潔觀今字書且不必援金石點畫自鍾王以下逐一左驗以為略引大抵必得了了而來旨墨守仍據字書且謂點畫小變豪釐千里便便可念僕有喻于此昔有見厝薑于木遽悟薑木生也爭之稠人之中至親驗斲土而終不之信其

執所始見一何固乎夫謂木木已已分於杪末偶一不
辨便入他字此在字書則然而僕必不以為是者已已
與已一字三讀初非于字有三形也已之闕左已之絀
右亦偶為表識然耳實則三字同音亦并同義尚書傳
訓异作异亦作已人已之已原通作已矣之已而劉熙
釋天云已已也言陽氣畢布已也毛傳亦謂十二支之
已以陽氣始於子而終於已已即已也故吳才老謂辰
已之已亦讀如已矣之已則已音同已而周頌於穆不

已孟仲子作於穆不似則已音又同已然則三字之同義而同音如此其形之不異又無論也至若木之與未吾不知未為何字即以為麻片為木則讀書不識未為不可也若謂木部有未此明明以篆文入楷大無理矣書有古今文有楷篆體勢既殊點畫遂判故古以居為尻今楷既為居則尻督之尻縱混於尻室之尻而不可為非古以羔為美今楷既為羔則美惡之美雖易之美羊之美而不以為誤何則字已變為楷猶之結繩已

變為字也故回者面也今以回作回而目之為訛假以
回作面而不為狂乎丰者害也今以丰作丰而題之為
繆倘以丰作害而不又為怪乎蓋古文簡略每多借用
而今之為字書者值古借字即指為本始而反以字之
專見者為後之所踵如木部有未未可借味而反謂滋
味之味為增加木部有朱朱可借株而反謂根株之株
為添設則是讀學記兌命而反可廢尚書說命之文觀
石鼓文其魚佳可而反得改毛詩其釣維何之句此猶

見胚殯之未成形而遽思摩既生之毛髮察根荄之無附莠而反欲薙草木之枝柯非愚夫即妄人也且其所為未與朱者則又皆弇鄙無理之甚者也按史記律書云六月于十二支為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今遂為滋味之味亦祇作午未之未而當去其口則白虎通云堯者高也風俗通云已也者祉也豈高祇為堯祉亦祇為已乎抑亦祉與高皆後起之字而在所去乎抑非然乎夫六月為未月而月令亦即有其味辛且史記

云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說湯未嘗去口也若朱之有株
則釋名有株孺張儀說秦王曰削株掘根又未嘗去木
也第知倉兄填兮之為兄而以怵為俗文則楚辭愴怵
愴恨為俗之首矣第審於乎小子之為乎而遂以呼為
變製則周書嗚呼大學於戲為變之概矣故凡如來旨
所謂毫釐千里者大抵多見之部從之間如云祇祇苗
笛者予謂楷法有異音而無異形所謂通字是也部有
衣示而祇止一祇故右軍書聖也以禊為禊以筆為筆

夫楔從示也若從禾則禾稈也筆則俗所為草木花者而右軍通其部而不以為過何則楷法如是也故字書之鑿所以備文書法之通所以正楷若復墨守不下便便自夸以為薑仍木生非草生也則僕亦得執字書草部以訐之矣又白不備

西河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十六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書三

復何毅庵論本生祖母不承重書

月日書到無蒙下質貴戚朱氏如贈君王夫人死有疑
於其孫承重之服可否取決某適對客不能裁報且生
平最諱論禮稍或輻輳恐蹈三家叔孫之誚故在館聚

草偶諸禮制輒口噤不應以為禮無一定且卑末何敢
議也乃明問殷切必欲剖晰以為鄉市一閭之解無已
則有說于此某嘗謂漢豈言禮彼我樹訐祭則七廟五
廟喪則三月二月角立門戶累世莫解而今人不然第
挾宋儒禮一冊奉為金科前不必稽典籍後不必問令
甲可謂安閒自得大省謬詬而不意問門近事復有此
齟齬之舉則請束縕為一商之據來云王夫人為已故
運副朱君如君曾生子孟君而孟已早卒今其孫則孟

之子也孟既卒則孟不能為母服而其孫承之孫當代
其父為所生母服則因而承重夫亦何疑難之者曰朱
元晦著家禮云齊衰三年嫡孫為祖母承重而不及庶
祖母其不宜服一又云齊衰不杖期庶子之子為父之
母服若承祖後則不服今運副無嫡孟以庶長而為嫡
則其孫當承祖後而不承父後其不宜服二又朱家禮
作妾為家長族服圖第為子報服而不為孫服無報則
無承其不宜服三凡為此說其于嚴嫡庶之分真為後

之制可謂極矣獨不思嫡庶之嚴為後之重凡以為襲替地也商周世爵祿自天子代嬪以下內而君卿大夫士外而公侯伯子男無一非世爵世祿世爵世祿則傳嫡不傳庶立長不立幼于是乎兢兢慎慎審重於為後不為後之間以為襲替從此基也今則天子而下父卿子庶父民子公即有累世仕宦祖孫父子並在朝宁皆各為進取非關嫡長何嘗謂為後者官之不為後者民之而斤斤鑿鑿守為牢不可破之成例試思彼為後者

何所後於祖若父不為後者何所不後於祖若父且亦
安所為後也古禮而難通矣庶人廟祭不限五七聚族
而饗不辨支庶而獨於此喪服刻為限制必使之從短
而不從長從薄而不從厚真不可解且朱子家禮朱氏
為之不能使他人之不改之也今

本朝之制與明制同而與朱氏禮則絕不同朱氏斬衰
三年但服父而不服母今則父服斬衰母服亦斬衰也
即庶子為生母服亦斬衰也朱氏承重斬衰但及祖父

而不及祖母今則祖父承重然祖母承重亦然也即庶
孫之為庶祖母承重亦無不然也特是承重二字禮文
無有吾但以為父後為祖後者言之夫子之後父孫之
後祖孰有過於天子諸侯者耶然而天子諸侯之為祖
後者皆為父所生母服三年喪嘗考春秋十二公惟莊
公嫡子其餘皆媵弟子也母以子貴其薨與其葬無不
稱夫人稱小君而其後父之子無不服三年喪者然猶
曰非為祖後也若文公為僖公之子而僖之生母成風

則庶祖母也成風適薨於文公之世與朱孟之母卒於其孫之世者亦適相合乃成風之薨書曰夫人成風之葬書曰小君成風之訃直告於天子與列國而天王賵之葬之列國如秦人亦弔且襚之故晉祠部郎中徐廣議禮謂父所生母魯文為之服三年之喪體尊義重非祖所得而厭也是以漢文所生母為薄太后亦以景帝二年始崩而景帝以後祖之孫服三年喪天子朝臣並居重服即東晉安帝崇帝四年亦以太皇太后李氏之

崩尚書僕射何澄等議謂既稱太后禮宜從重安帝服
齊衰三年百僚悉服期於西堂設菰廬於神武門則又
設凶門而施栢厯焉則是孫為祖後者其于父之所生
母皆三年也故予謂挾朱氏禮一本不如考春秋三禮
并列代儒臣之所議直服三年似于情于理庶幾允愜
而予則終有未安者以為承重為後皆封建時禮而非
今之所為禮也古封建之時則天子諸侯各以其爵而
傳之子孫謂之傳重而子孫從而受之即謂之受重承

重者以傳重受重而誤稱者也故禮無父沒為祖三年之文惟喪服傳則專為天子諸侯言之以為天子諸侯之祖父皆君也君喪敢不三年乎今世非封建家無傳爵祖父非天子諸侯而公然曰承重曰為後曰服三年是為僭逆獨不有祖父母應服之期乎祖父母應服期而為繼祖母為父所生母皆應服期則服期禮也乃朱氏禮云庶子為祖後則無服夫無服者不惟三年謂并其期服而亦無之也夫并無期服則孟不幸為庶長既

已降三年之服而為杖期然已不服而死矣今其孫又承祖後并其所為不杖期之服而亦無之是子既未服孫又無服視其仲庶季庶各有生母者皆各有三年之服而獨此一母之子不幸為人後而遂至為子為孫不得有苴麻一片加之于身其為蔑恩害理畔倫傷化莫此為甚而不特此也夫制以情通禮貴體驗在朱子當日斟酌輕重豈盡荒忽而特未嘗身為體驗而通之於情夫治喪所重莫如喪主喪大記所謂喪可無後而必

不可以無主此其說夫人而知之也乃其所為主者則一以子若孫為之訃之所稱哀子哀孫祭之所稱孝子孝孫者亦夫人而知之也今孫為喪主既已無服而喪主之禮則又一一而責之於身假如喪主視含視含者必號咷喪主設幘設幘者必擗踊喪主奉饋奉奠奉饋奉奠者必號咷哭泣手擗足踊夫以總麻俱絕之人而號咷擗踊藉藁據苦已為怪誕而至於書訃此非他人訃而主是訃也

聞有為遷就之說者使他衆子之有服者書名於先而帶書孫名于後曰率孫

以既不稱哀且又無服可稱則不得止稱而至于書曰孫然以從父率從子而曰率孫豈有此理

主此非他人祀而主是祀也書哀孫乎不書哀孫乎曰

不書哀孫

如所謂率孫者

書孝孫乎不書孝孫乎曰必書孝孫

主仍署孝孫名以他不得奉祀也

則是以無服之人而主計以無服之

人而奉主乃以主計之人而不稱哀孫且即此不書哀

孫之人而又書孝孫周章繆蓋跋左寔後無一而可者

也且未聞開喪之家喪主無服而欲使吊人唁客披疏

衣盡依噫者朱子當日或亦未嘗通驗焉而不知其不

可故至此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

今一王之制赫然可考儒說沿誤不止此數但就明問所及而瑣瑣如是若謂妾于其孫無報服而遂謂無服則嫡祖母亦未嘗於庶孫有報服也若謂嫡母為子服三年妾不然則彼原云嫡子當為後庶子不當為後也此皆後儒之私禮也夫後儒私禮何足為訓某久思東渡一承教言而病卧未逮使還率復綿漫無次援筆惶恐

辯毛稚黃韻學通指書

頻首鄉示韻學通指一書以行橐褊小十年途路未經
攜討昨語次諮及歸渡繙簡義覈而博舉例通約留世
書也特其中有未能安者思面受審定而舉足榛棘積
闕成滯又其義未敢以終隱因假咫尺一發冒昧據作
唐韻四聲表謂韻在收尾而其所為收尾者則專在穿
鼻展輔斂脣抵齟直喉閉口六條夫此六條本周德清
中原音韻括一百七韻為一十九韻而後人探之為歌

訣者毋論歌訣與韻義本不相屬而即以是訣求之亦

惟穿鼻抵齟閉口三條有合于宮商羽三聲之訣

喉齟舌齒

脣為宮商角徵羽穿鼻在喉閉口在脣故尚相合

其他展輔直喉歛脣則皆從

前所未有者毋論一百七韻中其為展輔諸條全不必合而即以東冬真文數部核之既攝以穿鼻而仍無當於東分于冬庚分於青之數攝以抵齟而究無解於真不為文寒不為刪之說則是通汎無紀聽諸自然而不可為領要者況隋韻甚繁多尚有鍾陽尚有唐庚尚有

耕有清蒸尚有登則即一穿鼻而宋韻有七

謂東冬江陽庚青蒸

皆穿鼻

隋韻且十有二也

加鍾唐耕清登

且夫韻之分限亦甚寬

矣蒸通東冬而反謂不通於庚青江通庚青而反謂不通於陽唐則穿鼻之說既已不驗而至於支微本通則反以支為詘舌微為噫尾而判然二部則是六條倘行但利於三聲一十九韻之分合而大不便於四聲一百七韻之通轉者而以作四聲韻表是以盜為守也且四聲有入此通音也中原音韻派入聲於三聲原為偏音

偏不可為據而穿鼻抵齶諸條仍無入聲則仍是中原音韻三聲之偏音而欲以領之四聲得乎且穿鼻抵齶諸條吳江沈氏為度曲而設非韻本也即或韻尾所有亦任之歌人而無事考索猶之古之為詩者但審商調羽調清平善平之出入而不求之遍序簇拍契注送聲之當否何則非所務也故韻學要務祇有喉齶舌齒唇五條而竝無穿鼻歛唇展輔等六條喉齶舌齒唇者正聲也穿鼻歛唇展輔等者聲之響也聲不同而聲之響

同猶形不同而影同薪與膏之火不同而光同也求影者必於形求光者必於火求韻者必於聲故三聲通響可設六條而四聲正聲則必在喉舌之間東宮也喉音也故宮入東韻而四聲等韻亦即以公為宮音若冬江則猶之東也推而至於陽而庚而青而蒸猶之東也皆通喉而入於鼻也真文元寒刪先皆商音也則皆抵齶者也抵齶者讀字畢而舌抵于齶蓋作樂者以此為歌音作詩者亦以此為字音如樂苑思歸樂商調曲也次章多舌音而

謂之犯角如意娘本角調而誤入商調則為變角是也

魚虞蕭肴豪歌麻尤以懸舌而為舌音

讀字畢則舌懸于中

即角

音也支微齊佳灰以就齒而為齒音

讀字畢則舌齒相就

即徵音

也至侵覃鹽咸之闔脣

讀字畢一合脣

而羽聲終焉聲祇五音

韻祇五部其為反喉抵齟諸條不過如此信如通指東

冬之辨以東韻為開口魚虞之辨以魚韻為縱脣吾不

知開口縱脣之說古有是否即以陳暘樂書核之暘本

荒唐然有曰聲出於脾而合口以通之為宮聲出於腎

而齒開吻聚為羽則是開口縱脣正與合口聚吻相南北而不之知也且中原音韻三聲無入而今以穿鼻六條攝之猶無入也至無入而強以入韻參屬之歛脣展輔之條藥既不可為歛脣物與月又不當為展輔而即其所分屬者悉周章兀臠而不可為據夫四聲之轉宮賴貢穀本秩秩也四聲之序東冬江真屋沃覺質又其次第也

以質為文入誤

故真之為質而文之為物元之為月寒

曷刪黠先屑陽藥與夫庚青蒸之在平陌錫職之在入

其繩貫之序又未嘗稍變也至侵後四韻為閉口緝後

四韻亦為閉口更無論已故四聲等韻在入無居驕交

巾皆乖嘉鳩戈歌諸韻而四聲所譜亦無支微魚虞佳

灰蕭肴豪歌麻尤一十三韻之入故屋沃之轉角猶東

冬之轉江也古韻原有通轉因韻書誤載宋吳棫韻補以為金科遂至大謬今由東冬江推之友

微齊佳灰魚虞尤蕭肴豪歌麻十三韻通轉處從來不曉窻轉讀蔥角轉讀六是也

漢劉熙云窻聰也魏張揖廣雅窻窻謂之埃隋曹憲音釋以窻音葱則烟葱非俗音也通指謂禮失求野誤矣

若漢書角里先生原不物月之相通也則文之轉通元作用不音六亦非叶音

也大雅詩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楚詞山曲拂心淹留
兮洞荒忽忽拂稍轉耳非叶也其又通七曷八黠九屑
則文元之轉通於寒刪先也碩人長發皆是也且物與
迄有二部矣廣韻獨用而劉氏併為一者以平併文與
殷上併吻與隱去併問與焮皆獨用而皆併之故然則
明以物為文之入迄為殷之入也若藥之於陌則陽之
於庚也大學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碩之讀
若轉而即得也且藥轉陌而仍轉錫職猶之陽轉庚而

仍轉青蒸此尤較然者

上去通轉準平而得之惟入稍異故略指其概其屋沃覺通于

陌錫職質物月通於曷點屑則又在四聲相承之外者耳

若以屋韻有宿宿又音秀

而遂謂屋承宥韻陌韻有易易又音異而遂謂陌承寘

韻則沃韻有蓐蓐亦音褥沃何以不承宥質韻有戌戌

亦音絮質何以不承遇且屋之暴猶之號之暴陌之莫

猶之遇之莫而屋與陌不兼承號遇何也夫易音異而

陌不得為寘猶虹音降而東不得為絳蛭音臬而齊不

得為屑也如曰沃字從夭故沃韻承嘯則質字從貝質

韻可承泰乎如曰北人呼六為溜故屋為宥之入則北
人呼屋為烏屋又為虞之入乎且古多通音原非聲類
使以中谷詩曠其修矣遇人之不淑矣修淑相叶為宥
屋相承之證則陸機賦云妍蚩混而為一兮孰云識其
所修必眇世以遠覽兮夫何殉以區區修區相叶虞之
証又承宥矣假以蕪范謠云不禁火民安作作與火叶
為遇藥相承之據則陳琳客難云太王築室百堵皆作
西伯營臺功不浹日作與日叶藥之據又承寘矣且其

以今所行一百七韻為唐韻為禮部韻為陳州司馬孫
愐韻而以舊所傳二百六韻者為沈約韻且又以一百
十四韻者亦為愐韻則俱不然姓家無藏書沈孫二韻
書實未能有然憶在賴上曾窺北平辛氏行笈得古今
韻書數卷大約沈約原韻倣齊周顒四聲韻略而著為
四聲譜祇一卷今已亡矣若二百六部之廣韻則本隋
時陸法言所撰切韻而唐天寶中孫愐復為刊正更曰
唐韻然其書亦亡宋祥符中仍得法言舊本叅以他書

因被以廣韻之名且仍稱唐韻而實非唐韻故晁允

亦祇云廣韻為法言所作而恊加輯者

廣韻目上平多三鍾六脂七之

十一模等一十三韻下平多二仙四宵八戈十一唐等

一十四韻上多旨止等二十五韻去多用至等三十韻

入多獨銜等十七韻即切韻分部也宋禮部韻亦同

今韻冬鍾併為一部冬韻內鍾字後即舊鍾韻也其冬

韻有與鍾同用四字係唐

人律韻作標識者餘倣此若以是為約所傳韻則全乖

也至若今所行一百七韻則宋理宗朝平水劉淵合併

廣韻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略而今遵用之此宋韻非唐

韻劉韻非孫韻亦宋禮部韻非唐禮部韻也夫唐無所

為禮部韻也若夫一百十四韻者則明代江夏郭正域
所為韻經而謬以歸之楊慎千詬萬詈則諸所引據無
非桃僵李代者亦可怪矣且夫二百六韻者猶之一百
七韻也其云冬鍾灰咍則仍止冬與灰也韻有分標而
用同一部故律詩有同用而無同韻猶之古詩無通韻
而有通用劉氏祇就其同者併之已耳故一百七韻非
今通之部而二百六韻亦非舊分之書如據劉孝標行
行且游獵篇陽唐合用王春七夕詩歌戈合用為不用

沈韻則李白蘭陵美酒詩陽唐合用賈至汎洞庭詩歌
戈合用亦為不用唐韻也且中原音韻惟三聲故參屬
緝葉諸開口於他韻以掩其穿鼻抵齶俱無入聲之弊
而通指張之反謂元曲有曼聲故無閉口古曲無曼聲
故有閉口則書曰歌永言禮記曰嘽緩慢易之音作而
民康樂樂志有緩歌列子韓娥曼聲長歌唐郊壇聽雅
樂詩韻長飄更遠白樂天試樂詩慢拽歌詞唱渭城皆
慢聲也予謂古曲詞簡則歌必長今曲詞繁則歌必促

此正古有曼聲今無曼聲之辨而通指誤以宋詞慢調為慢聲輒謂慢聲實始於宋則是以詞之短長為聲之短長矣且古歌之曼有明據者清廟登歌一唱三嘆四字作一闕而維清十八字為象武之樂晉清樂倚歌有女兒子僅十四字唐霓裳羽衣曲即婆羅門也一絕句耳有散序有中序有拍有破桂華曲試問嫦娥更要無裁七字而一字數轉故白樂天聽都子歌有云一聲格轉已堪聽更聽唱到嫦娥字則其詞短而歌長亦可驗

矣且歌促於北而緩於南南曲有閉口入聲而反緩中原音韻無閉口入聲而反促則是古曲曼聲實亡於北聲之有變實不繫於入聲之無閉口而通指欲以是為德清解嘲豈可耶且歌字有聲未聞字甫出而訕然止為閉口也諸此瑣屑無關大雅而立說所係則似未可為漫然者況著書實難性垂盡之年筋力耗弊卒未能勒成一家而五兄撰述等身動比宿構流聞接布古人罕見惟慮細碎不檢為名山小隙且欲自附於殷源籤

問之列因妄申臆計以徼主客儻或公羊不肯耳目實
短冀少加慰喻起所未逮記疏甚悚

西河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十七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書_四

答馬山公論戴烈婦書

乍損緘示值腹下卧起搶卒報去既復繙閱似足下有
不釋於此者僕少不戒口壯罹大隙老年鐫閉遠過他
日特以足下謙已太過示文勤懇必欲指類因不揣狂

昧繆指三病謂輕於下筆一貪於持論二執一說便攻
一說三而足下遽謂華陀抽割創已立愈然猶云鍼石
之間毫芒即乖是以僕為誤投藥也又云意苟不盡何
有於病是以僕為必不能盡言也夫如是則所謂華陀
者匪惟風之抑愧之矣又烏得不彊起一再告之向閱
尊駁家會侯戴烈婦傳以為烈婦為夫死夫姓吳宜稱
吳烈婦不宜稱戴於是引春秋杞伯姬事為証辭嚴義
切故僕叅數語註之左方謂婦無以夫氏者或以謚如

莊姜共姬是也或以國如杞伯姬吳孟子是也並無稱
姒伯姬姬孟子者若孔叢子云婦人於夫氏以姓字稱
謂婦無姓者則以夫之姓字稱其婦如黔婁妻杞梁妻
僖負羈妻柳下惠妻類而後之遵其例者即并婦之有
姓者而亦稱之如王霸妻鮑宣妻焦仲卿妻樂羊子妻
類然亦並無舍夫名字而單冠以夫姓如云某貞姬某
節婦者也向使足下謂戴烈婦當稱吳某妻不當稱戴
則其所云不當稱戴者固已非是然欲稱吳某妻亦無

不可而足下謂宜稱吳不宜稱戴則兩失之矣故略為
註及且猶恐戴烈婦之稱不明故既引李節婦與清河
崔氏為証而又引劉長卿妻桓氏當時旌為桓婺與稱
為義桓者為戴比例而足下乃又變其說謂尋常稱謂
與作傳詞例不同稱謂從本姓若特為立傳則未有不
屬之某人妻者于是取後漢列女傳指為定例首引鮑
妻桓氏為証而曰假曰桓少君者渤海鮑宣妻也古來
有是史筆傳體否竊疑足下向引春秋不及後漢傳今

乃以僕舉桓嫠係後漢傳文故考及之而不知執一攻一正復坐此足下第知列女傳為後漢所始而不知始於西漢劉向僕前所云秋胡妻杞梁妻者為劉向列女傳言之也所云王霸妻樂羊子妻者為後漢列女傳言之也此僕所已言者也僕第言古有是稱不曾分別兩家列女一是私傳一是史傳且不明言公私皆可稱而足下遂謂私稱用本姓史傳用夫姓且謂史筆傳體必無是稱斷斷鑿鑿此則下筆之最輕者晉劉孝標註世

說趙母不知何趙母也引列女傳曰趙姬者桐鄉令東
郡虞韜妻也皇帝敬其才詔入宮省作列女傳註號趙
母註夫趙母所註列女傳則劉向列女傳也孝標所引
列女傳則當時魏晉間舊史傳也以趙母之才孝標之
學與舊史列女傳之古而可據而明明使趙姬之姓先
於虞韜乃曰桓少君為鮑宣妻則便非史筆此是何說
況史傳原文其為先婦姓而後夫姓者蓋不知凡幾也
夫魯史漢傳記載不一南北五代閨闈闕講然而伯姬

之名先宋共矣驪女雖惡有云驪姬者晉獻之夫人矣
以至魯潔婦作秋胡之室貞姬貞姜為楚王白公之婦
三代所稱比比而是若夫後史則西漢梁竦女者樊調
妻也東晉孔羣朱百年之配也唐史河南竇烈婦者朝
邑令畢氏之內子也楊烈婦者李侃室也宋則崔氏為
合肥包繹之妻何氏為吳人吳永年之婦其列氏先後
班班可考夫天經地義人人知之名正言順亦人人知
之然而詩稱仲士未傷經義史稱有娥有郤不為名不

正而言不順夫婦為夫死婦之賢也夫有婦死節夫之
幸也賢可旌而幸不可旌則夫可沫而婦不可沫有人
於此其惠於人者則德者也其為人所惠者則德之者
也德之者可忘而德者必不可忘然則烈婦之稱戴亦
有為矣若云班昭曾稱曹大家則史文無是也史文稱
大家者再而必不加一曹字范傳可考也若云孟子之
母稱孟母嚴延年之母稱嚴媼則大不然母論嚴媼與
孟母皆無本姓僕前已明言之顧此以子稱非夫例也

夫孟母者猶言孟子之母也猶之范滂之母稱滂母陶侃之母稱陶母也如謂陶母不姓陶正是夫姓則未聞滂母之夫姓滂也如謂陶母姓湛何不稱湛母則正以母是陶侃母非湛侃母也至於嚴媪者即五子萬石之媪也一名萬石媪夫嚴氏五子合萬石稱萬石媪猶之石氏五子合萬石稱萬石君則其以子稱而不以夫稱又斷可識矣足下又謂嚴媪不生於空桑何以無姓則王陵母王孫賈母皆不生空桑者也何以無姓也至若

龐娥親本趙氏女而皇甫作傳不曰趙而曰龐此亦為
子言之耳猶之孟母與嚴媼耳乃足下又曰何不曰趙
娥親而曰龐娥親夫娥親之夫不知為誰也娥親之龐
以子不以夫也足下不曾讀晉書乎龐娥者龐某母也
字娥其又稱娥親者正以為龐某之母故親之夫親以
子而可以他人親乎他人不可親而可以夫親之乎凡
此皆一說之無可通者至於末一節則并一說亦無之
足下謂僕舉劉妻刑耳守節朝廷旌其門曰行義桓嫠

可為戴例為非是特發明云劉妻有無忝所生之心而為之旌故變常例稱義桓猶春秋之特筆也云爾此以義起不可為例觀其告宗婦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以來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故豫為刑翦以明我情於是沛相上之其旌曰義桓以是也我故曰此以義起不可為例云云此說初觀之猝不能解既而曲揣尊意似謂婦為夫死則當稱夫姓今娶遵先訓而守夫節此專為其家者也專為其家則當以其

家之姓姓之故曰特筆曰以義起曰本無忝之志而就
此推彼則仍是烈婦為吳死故當稱吳之本說也此毋
論其說非是而即以其說還詰之足下不甫言龐娥親
乎娥親殺父讎以報所生與婺之遵先訓而抱無忝誰
為孝乎則必曰俱孝娥親痛父死而為父報讎與婺之
遵先訓而為夫守志誰為為其家者乎則必曰娥親為
其家是何也則以婺之無忝尚為夫而娥親之無忝實
為父也乃以婺之為其夫而得蒙家姓娥親之為其父

而反不得蒙家姓所謂春秋之特筆安在且以足下之善揆義例一則曰此義非例再則曰此義非例而於婆則以本姓為義於娥親則反以夫姓為義而曰奚不曰趙娥親而曰龐娥親以是柱口則是所謂義者未必義所謂非例者未必非例而其所云烈婦為吳當稱吳者反託之彼此無據之臆說而在義在例兩無所主則是自矛之而自盾之也且足下疑僕所引祇桓婆一事必謂苟舍婆事定無他據故來章亦明云辱賜書祇桓婆

一事殊不知引古務切不務多此非僕之真寡昧也僕以為烈婦當旌鮮有不署婦姓者故特取旌門一節姑引及之蓋惟恐俗有誤稱記載荒略偶失婦姓則俗便以他氏加之如鮑氏女宗尚加夫氏梁之高行即冒以國號其在當時定無有以國號旌其門者故凡僕所註引而不發平情以觀原可類推若必欲更指一二則在史傳有封永壽鄉君者則曰王蘭英者獨孤師仁之姆也有詔賜侍養存問終身者則曰金節婦者安南賊帥

陶齊亮之母也此非以義起可比例者至如堅貞節婦
李氏旣旌其門復改所居里名節婦里此亦世稱李節
婦者乃史傳曰堅貞節婦李者鄭廉妻也此一李也若夫
斷背李節婦則號州司戶王凝妻也此又一李也皆可
例也至於廖節婦為臨江軍歐陽貢士之妻王貞婦為
臨江民家某氏之媳凡稱貞稱節無不從婦姓却夫姓
者至前所引竇烈婦楊烈婦則正以烈稱此真戴烈婦
比例也然而朝廷旌之史官傳之其所製傳贊如足下

所云史筆傳體者乃云竇烈婦以身捍令又云世皆稱
楊烈婦又云某州某妻某州某女總不如楊烈婦之慷
慨識大義一曰楊烈婦再曰楊烈婦其詞義斷斷累稱
不易一若樂府之呼都護如此夫戴烈婦者其所爭祇
一旌耳即弔誅滿篋亦祇為他日受旌地耳假使幸而
旌旌而至於登實錄列史傳則明有成例所謂宜稱戴
不宜稱吳者此在史傳與家傳應均有之而尚何公私
之足云僕年踰七十衰老日增身痺之未瘳而何有人

病特來章過激且必索盡言以當鍼石故據牀彊起復不憚喋喋如此後即有所示不敢再報臨復增惕

上宋大司馬論婚姻書

李丹壑庶常內閣學士容齋公之子也兒時曾

聘公同年生王君女未娶會三藩兵變王君仕西川阻絕有年丹壑年十六于己未科成進士館選出宋大司馬廖天公門下遂乞司馬公息女為配臨娶而

王師收復滇南西川先開王君已歸命還朝籍奏兵部于是始紛紛追道前事司馬公大憾前此成說時蹇修有人而吳俗行聘必借諸親友為之儗价西河為閣學門下士與錢編修庸亭陳檢討其年同往行聘至是司馬公并責備諸君謂預知其事故為隱匿且日

夕聚議不決西河乃上書自明後
亦究用西河書中語定長次焉

其不肖不能自立循俗詭隨於舊年春寄居李閣學師
宅時會師為世兄庶常通婚名族備役塞修此事生平
本未嘗有徒以潘楊世媾無庸講求且說情合好俱已
有人祇吳中舊族須煩親朋將幣以為飾恭故忻然承
任初未嘗計及歸妹之象有殊扞也及行聘既畢驟聞
他說隨與同事諸君合辭具牘其從前茫然不諳之情
已荷見亮頃紛紛之言周章難定不監緣曲必謂儂儂

通導定有情慙偶一差池百口莫辨且此事何事冒訛
忍詢省括不早馳駟難逭因敢略陳所見以徼聰聽昔
者韋放張率指腹作聘范雲江祐被酒成說然而韋張
不移而江范終棄者何也則以貴賤枯苑之形有相難
也今李師與王君巾箱之剪不返當年黃鵠之棲未移
華盛特因王君遠宦西川干戈阻絕右丞司戶曾未聞
其從賊中來而庶常年已成丁單傳之子旁鮮兄弟太
夫人在堂遂殷然為嗣續計求匹高門揆之於理原未

有過從來禮重著代婚貴及時以承祧言則著代為重
以授詐言則失時可虞且當時陷賊未易料也昔謝超
宗為子娶張敬兒女而宋帝疑之及敬兒獲罪而超宗
不免於難王裒與管彥早訂婚姻後裒以彥仕晉朝死
葬京邑遂公然易婚夫裒不仕晉此為私情致身典午
則為同量然猶竟以此易婚今陷賊未歸出處何道嫌
畏之際君子不居揆之利害則超宗可鑒也審之義理
則王裒可思也儻李師於今聘未行之前西川未開之

際明告王氏播言親黨屬以遠隔遐陬義當別娶哀隗
女自好聽許令匹鄭忽雖却齊齊女無惡則堂堂取婦
夫孰云非而惜乎見之遲而不發之於早也今則西川
既開屬國無恙楊信有歸來之期王肅無棄婦之理踟
躕審量實有難安如謂高門既配彼可斷絕是欲以禁
嚮之例施等倫也夫子敬却婚至死猶憾不應平世重
見此事如謂禮難顯拒可以陰却此既他娶彼當潛退
則欲以鵲巢百兩風使自斷萬一著簪敝席不能相忘

顧協幼聘六十不嫁何以處之假令兩大耦嫡不妨並建則尊卑不別安豐久有遺議左右夫人賈亢豈可為法假使公私中外互為長少則李繁有姊不肯暫降於亂離母丘異居豈能抑之於別室夫却婚不可潛退不能耦嫡既難以並行互長又無以自決勢惟有彼此皆娶泯名嫡庶特校先後辨定正繼夫正無貴賤繼無賢不肖夫人而知之也然而先者當正後者當繼亦夫人而共曉之也特是聘之先後人所易明娶之先後則人

所未解昔者趙衰入翟叔隗先婚呂布未亂鄭陳早配
故宣孟返而趙姬下之徐州平而司空之妹公然居長
今庶常有聘猶未婚也王氏定名其於庶常未嘗有一
日之配也夫禮重歸娶貴在上堂婦禮既成始可授室
向使有聘無娶則父母偶喪尚當假辭以却婚享不成
婦則雖三月不幸猶必歸而附女氏之黨何則重身先
矣茲者王雖初聘六禮未具干戈阻絕未經奠摯而我
則雙輪既御於在途祖醮將行之目下趙姬已先婚誰

謂貴當下賤陳羣妹早配自非後娶可上則是苟凱之所為先為嫡而後為繼者惟此為先衛恒之所為新可奪而舊不可奪者亦惟此為舊也夫事苟未決可以引經理所難通宜據先典今按經義既如此揆諸掌故又如彼何去何從在下執必有定見而悠悠之口必欲使決裂以行甚至漫相爭上必無一說以處此聚訟紛紛盡成築室徘徊兩端無一而可某學識荒謬見事遲拙周官媒氏實慚調處勢惟有緘口退避不復相關諸妄

行事都不敢預豈曰立身無過抑亦訛謗所叢或可藉此微末減耳臨緘皇恐仰句垂鑒某頓首死罪

覆謝福建吳觀察薦舉書

車騎南行時正值某吹簾海上不能隨族躬餞祇以奏記託姜京兆寄去聞閩中壺檣漸廣皆嚴助朱翁子開拓之力雖海濱尚設烽堠顧長城在彼定無足慮特某奔走半生了無可見其為四方君子遐棄亦既多日近絃績書來驟傳閣下以新奉

上諭循求天下博學之士謬薦及某甚為駭怖某久處
困詘甘心蓬草如麋鹿在野叵耐繫勒猿獠入市不可
衣履故生平奔逃北極齊宋而必不敢使誤步所至略
近長安何則都會在前足未涉而心已驚也今無論宏
才碩學某實無有而即欲一至長安望入雲之闕踐如
霞之陛目眩青規心顫黃屋使其不替亂狂走鮮矣禮
曰儒有可珍必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今實無可舉
可取之素而謬膺進獻則忠信不足何況力行夫明月

之珠暗投道路尚虞有按劍相盼者乃以蜚丸鳩彈之
質光彩不足糞臭有餘而使之橫陳道左則往來徒旅
且舉足而踧棄之耳此非按劍所可言也人有執駑馬
於市者終歲不售孫陽見而偶顧之初未嘗以其馬之
非駑也目睫所經偶一觸及而市之踊其價者陡至十
倍然而價則高矣馬則終安所用矣故駑馬被售雖未
嘗不感孫陽之一顧而究不能不轂悚於將售之際何
則以其原不可以售也況博學之舉實本制科在漢初

天子親試有先後而無得失而其既有司行事十取一二故薦引雖多而被錄甚少今則徵車滿天下矣續食而入萬不敵夫躡履之出他日將車不能都養不可一出入必至流落且夫朝廷求賢本屬盛典中外薦舉豈有干請然以其所聞名士競進藉此營鶩多有挾門狀候涓人以祈得當者某素乏知交並鮮故舊而偏於閣下有生平之歡致有此役昔漢長安令楊興將薦匡衡而以史高為車騎將軍薦引親屬遂謂將軍以幕府

之尊天下仰重而其所舉者乃不過私門賓客是
有狐白裘而反衣之也今中外徵車多蹈此病而
閣下所薦又復類是某則已矣天下其將謂閣下
何蒙絃續來札謂三月下旬方能拜疏徵書之下
當在仲夏此時正可中沮况海濱戒嚴無暇及此
萬惟縝慎幸勿為徐淑所誤而為嵇康所憎蹢躅
不具

寄曼殊禁方地下書

月日寄曼殊汝病時患苦不可忍予每思及輒心悸齒
噤欲塞耳不可掩目又不可蹋足掐肌肉不信天地間
何以有此惜事自非夙生有因何至此今汝以是病舍
我去思去我後能徼倖不發如平時七八月間漸漸已
亦固天地間未必不有之事萬一不然則思昔病時雖
患苦不可忍猶有我在有醫有藥物有軟兜帔可關舉
行有婢按摩之有牽挽繩在清防間譬救月然奔馳奏
鼓雖無補於月然其救之者自在也今則誰為之醫者

行者牽且挽者然則患苦何時是已況不必不甚乎夫
不已吾驚心不必不甚則吾即以是刻驅吾神尋汝天
高地闊吾能芒芒即汝遇如當日否耶予思汝病時亦
曾療汝但療而不效不知汝之死不療之故與抑亦療
之不以道而反致死也且療亦殊苦矣熨湯醴皆不勝
任毋論療不效即效亦非汝所願受況以療致死則其
不宜療又瞭然者今有禁方於此姜君肩吾所祕受也
不服藥不炙不熨不受痛苦即不效亦必不致死且萬

無不效姜君曾以此活人多矣因悔生前不汝遇不為汝療故急欲療汝而以仙人所授方不惜授予而使予轉為汝療予乃思一療法將選療病日就汝生平所傳留視圖再摹之於絹而療於所患有符有咒意者汝既死近於鬼神則與仙人所授方相宜譬之幻月然蘆灰一畫月暈頓闕未可知也萬一療之不如法不效我即書禁方燭之與汝汝自療之何如某白

西河集卷十七